

从傣锦织造技艺看女性主体构建的民族文化表征

桂宇¹, 阴佳芮²

(1. 昆明学院 美术与艺术设计学院, 云南 昆明 650214; 2. 华南师范大学 创意设计学院, 广东 汕尾 516600)

摘要:通过文献梳理与田野调查,从傣锦的技艺传承、构造类别、艺术特征3个方面探讨傣锦技艺中“女主男辅”的合作方式、“圣俗二元”的文化表征以及朴实无华的审美意识。研究表明,傣锦作为一种传承千年的民族民间服饰工艺,其制作材料取自傣族人民生活的自然环境,其纹样取形于世代所居的生活场景,其工艺取法于家中女性的代际传承,呈现的艺术观念取意于族群精神生活与宗教信仰,是以手工织造为媒介、女性为传承主体构建的民族文化表征,对其研究有助于实现文化价值的再生。

关键词:傣锦;织造技艺;女性主体;民族;文化表征

中图分类号:J 523.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1928(2023)04-0350-07

Viewing the National Cultural Representation Dominatedly Constructed by Female from Dai Brocade Weaving Technique

GUI Yu¹, YIN Jiarui²

(1. School of Fine Art and Design, Kunming University, Kunming 650214, China; 2. School of Creative Design,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wei 516600, China)

Abstract: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and field investigation, this paper probed into the cooperation methods of "female master and male assistant", the cultural representation of "holy and vulgar duality" and the plain aesthetic consciousness of Dai brocade from the aspects of its skill inheritance, structure category and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Dai brocade is a kind of ethnic folk costume craft that has been passed down for thousands years. Its production materials are taken from three natural environment where the Dai people live. Its patterns are shaped by the living field where the generations live, its craft is inherited from the women in the family between generations, and the artistic concepts presented are based on the spiritual life and religious beliefs of the ethnic group. It is a national cultural representation constructed using handmade weaving as the medium and women as the dominated inheritors, and this research is helpful to achieve the regeneration of cultural value.

Key words:Dai brocade, weaving technique, female-dominated, nationality, cultural representation

傣族源于中国古代南方百越族群,大约1万年前,傣族祖先已居住在云南的中缅边界地区。他们的纺织技艺高超,在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的西汉青铜贮贝器上就铸有2000多年前傣族先民——金齿、黑齿等部落祖先在纺织的情景^[1]。《后汉书·

南蛮西南夷列传》^[2]中记载:“哀牢人。土地沃美,宜五谷、蚕桑。知染采文绣,罽毼帛叠,兰干细布,织成文章如绫锦。”可以看出,百越族群善于养蚕缫丝,还能织出有纹样的布帛。唐代傣族民众已普遍掌握了织锦技艺,傣族妇女喜欢身着用“婆罗树子”

收稿日期:2023-01-05; 修订日期:2023-05-22。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西部和边疆地区项目(18XJA840001)。

作者简介:桂宇(1981—),女,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少数民族艺术理论、少数民族婚姻家庭等。

Email:742966347@qq.com

纺线织布做成的衣裙,并称之为“五色娑罗笼”^[3],这里的“娑罗笼”是指筒裙。宋元时期,傣锦产量极高,元代李京在《云南志略·诸夷风俗》^[4]中描述:非但“贵者锦缘”,连普通民妇也“衣文锦衣”。明代,傣锦织造工艺已趋完善,深受达官贵人的青睐。《百夷传》^[5]记载:“贵者衣用蚕丝绫锦,以金花钿之。”当时傣族先民用蚕丝纺织的“兜罗锦”远近皆知,和区域内其他族群的织造工艺相比,傣锦的精美程度首屈一指。

1 家族女性中傣锦技艺的传承

傣族是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简称西双版纳)的主体民族,也是西双版纳唯一拥有自己文字的少数民族。西双版纳在农业、林业、畜牧业、纺织业等领域都形成了完备的文化管理及保护体系,其中,傣锦织造作为一种家庭作坊式手工业,其技艺传承以家庭中有血缘关系的女性代际相传为主。

1.1 傣族历史发展与社会性别角色的形成

根据傣文经册的记载和民间口承文化内容,得出历史上傣族社会的发展可分为3个阶段:①家庭公社和氏族公社时期,人类以采集和渔猎为生,信仰原始宗教,认为万物皆有灵。②原始社会母权制时期,处于农耕社会初期,社会事务由女首领掌管,婚姻形式为对偶婚,随妻居。据傣文史籍《帕萨坦》记载:女首领南罕率众从澜沧江南下迁徙到西双版纳,成为较早定居于此的傣族支系^[6]。南传佛教在这一时期传入西双版纳,对族群信仰产生影响。③向阶级社会过渡的时期,小乘佛教被广泛接受,祭祀礼仪和技艺传习中都带有对父权的宣扬及对女权的限制,加之农耕社会已成形,男性在农业生产中的主力作用日益凸显,新的社会秩序和信仰体系形成。古时母权制对婚姻的影响表现为某些形式化的礼俗,如女性在婚后“不落夫家”,丈夫须到妻子父母家帮忙劳动一年,妻子产子后丈夫“产翁坐褥”以示血缘等,在家庭事务中也有“舅管礼仪母掌财”的遗风。

生产力是族群发展和生存繁衍最重要的因素。从自然环境上看,西双版纳处于北回归线以南,水热充足、土壤肥力高,优越的自然条件使傣族成为中国较早栽培水稻、种植棉花以及从事纺织织锦的民族之一。傣族女性与男性一同分担农活,种植水稻、玉米、甘蔗、茶叶和菠萝等经济作物。20世纪70年代起,西双版纳橡胶种植渐成规模,成为当地人主要的经济来源之一,女性同样参与割采橡胶的农

活。傣族女性不仅参与田间地头的生产劳作,承担大多数家务,农闲时还用自己的织锦手艺为家庭增加收入,改善生活条件。

1.2 傣族宗教信仰对社会性别角色的影响

南传上座部佛教与傣族传统原始宗教的有机融合不仅重塑了社会文化,还在意识形态领域提升了男性的社会地位。例如,宗教事务管理人员一般是群众推举出来的男性,佛寺各种祭祀活动的主持者也是男性,佛经的传习人和宗教礼仪的执行者均为专职男性僧侣^[7]。在宗教活动中,女性是信众主体,她们积极参与祭祀、祈福活动(如听僧侣讲经、敬献供品和财物等),但在寺庙和祭祀活动中又受到一些限制,如着装方面不得露肩、露腿,月经期间不能参与佛事活动等。可以说,傣族女性是宗教生活的“服务者”“参与者”^[8],她们遵从性别差异,又追求性别和谐。

宗教祭祀活动与整个族群的精神世界和繁衍发展息息相关,属于男性主宰的领域,相对而言,家庭事务就需要女性操持。傣锦是传统傣族家庭的一种生活必需品,傣族人日常生活与宗教活动均离不开傣锦,傣锦织造也因此成为傣族女子的必备技能。傣族家庭中的一切纺织品,从床上的铺盖到一家老小的衣服,都需妇女亲手制作。而傣锦制作的工艺水平、美观程度,是各家媳妇是否贤惠能干的体现。在此背景下,傣族女孩从小就生活在母亲、祖母织锦的场景中,十一二岁便在长辈们手把手的教授下开始学习纺织。从单色织物到简单纹样,再到需熟练运用纹样与色彩的彩色织锦,傣族女子的织锦技艺随年龄的增长而日益精进,体现了家族织造技艺的传承,更是上下辈血亲之间情感延续的载体。

随着南传佛教对傣族社会影响的加深,佛寺活动中的性别差异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傣族男女在社会和家庭中的角色分工,形成男主外、女主内的角色意识。尽管男女两性在社会事务、宗教事务和家庭事务中的分工不同,但整体形成了互助、协作的性别关系,也构成了傣族社会以男女平等为基础的性别意识。

1.3 傣族织锦中“女主男辅”的分工合作

男女两性的劳动分工问题一直以来是社会经济史和家庭发展史研究中极为重要的课题。李伯重^[9]通过对不同地区生产方式的考证,发现中国农家两性劳动安排有“男女同工”“男女分工”“夫妇并作”等方式。劳动分工与劳作种类关联性较大,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男耕女织”的劳动分工就是

基于性别生理特点和劳作种类而形成的家庭内部自然分工,在棉纺织业发达的农村地区尤为明显。西双版纳的傣族人居于坝区,田间地头的劳作需“夫妇并作”,而家庭作坊中的傣锦织造多为“女主男辅”,女性掌握纺织的核心技术,男性则负责纺织工具的制造。

傣锦织造工艺过程大致包括纺线、染色、整经、上机等步骤。在传统社会中,织锦工序要从纺线开始,各家都有纺车纺具。一直以来,傣锦的纺织工具都是由家中男性负责打造。织机在傣语里称“哄旦费”,意为自制的织布机,为木架结构,配件也是竹木材质,分为两种类型:①多综多蹻式织机,②低花本提花机。相比而言,多综多蹻式织机可以织出较为复杂多变的纹样,而低花本提花机纹样变化有限,操作也相对简单。如今,现代化纺织设备可以完成前期的纺线、染色等环节,傣族妇女只需购买已染好颜色的纱线,直接上机织成傣锦。

笔者在云南景洪市嘎洒镇曼迈村委会曼乱典村小组进行田野调查时,走访了傣锦技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玉儿甩。她用的织机是其丈夫制作并经多次改良而成的(见图 1),织机的宽度比传统的宽,便于进行纹样的设计创新,因此她织出的锦幅宽比普通产品要稍宽一些。在傣族织锦技艺的传承过程中,女性主要在纺织技术、织锦图案设计与审美实践方面进行探索,而男性则负责工具制作及织机改良。玉儿甩说,正是由于丈夫在农忙之余愿意帮助、支持她做织锦这件“正事”,自己才能在织锦技艺上取得成就。



图 1 西双版纳傣族的织机

Fig.1 Loom of Dai in Xishuangbanna

傣族女性在生产劳作、家庭事务和宗教生活中均具有独立性,既能“耕”又善“织”,是劳动的多面手。勤劳、能干的妻子能够获得丈夫的认可和支持,因此双方在互相依存中秉持着性别平等、和谐的价值观念,各尽其才,共同发展,合力将织锦技艺推广为传世的文化经典。

2 圣俗二元世界中傣锦的文化表征

傣锦是傣族最具特色的纺织工艺品,它给傣族群众的俗世生活增添了视觉美感,其艺术性体现了整个族群的审美认知。南传上座部佛教大约在 11 世纪传入傣族地区,并逐渐与原始宗教融合,成为傣族人民的信仰。在西双版纳,“村村有佛寺,寨寨有僧侣”,佛寺为傣族群众提供了“精神慰藉”,礼佛、敬佛在傣族文化生活中居于核心地位。傣锦织成的佛幡作为精神载体和物质媒介,向神圣领域传递世俗空间中个人、家庭和族群对神佛的礼敬及对未来的祈愿。

2.1 俗世生活中的傣锦

2.1.1 反映“衣必求美”的生活理念 傣锦作为装饰性面料除了广泛应用于服饰中,也可用于家居生活用品中,如床单、被套、床罩、枕套、桌布、桌旗、椅套、坐垫、窗帘、门帘、挂毯等。这些生活用品既有实用性,又有较强的装饰性,体现出傣族女性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傣族女性对于装扮自我有着独特的审美观。着装方面,无论便装还是盛装,皆以上衣下裙为主,上衣紧窄合体,下着筒裙,长及脚面。西双版纳傣族女性的着装,主色调以深色居多,日常穿着的便装多以格子锦或条纹间道锦装饰筒裙,或者织出幅宽为几厘米的“绦”,装饰在服装的领、襟、袖、边摆等部位。这种窄条的“绦”,在功能上能使服装易损部位更加牢固,在审美上则使视线聚焦于服装轮廓线,突出傣族女性婀娜的身材。妇女在赶集、出游、节日和一些重要场合穿着的筒裙则讲究一些,织锦的色彩比较艳丽,饱和度较高,纹样造型更为复杂、精致。

2.1.2 适应潮湿炎热的气候环境 服装的面料、款式与气候环境有直接关系,傣锦作为一种装饰面料,也是适应气候环境的文化表征。傣族所居之处气候终年潮湿炎热,一年之中多数时间不适宜多层次穿戴,且衣服需要天天洗涤。因此,制作傣族筒裙的傣锦材质多为棉麻,具有透气、吸汗的特点。傣锦采用“通经断纬”的织造方法,一方面可使织物表面平整,增加筒裙的质感,穿着后垂坠性好,体感凉爽舒适;另一方面细密的织造使得面料致密、耐洗涤。傣族筒裙是一片式结构,左右交叠系于腰间,便于行走劳作,其款式简洁、开合方便,材质又可以满足穿着者在湿热气候下对服装透气性、耐洗涤性的功能需求。可以说,傣锦是一种高度适应气候环境的民族手工艺品。

2.1.3 维系族群发展的历史价值 唐宋时期,傣族先民用“娑罗棉”(木棉纤维)织出“丝幔帐”“绒锦”“干崖锦”“百叠布”等,并将其作为贡品上缴给中原皇朝^[10]。严从简《殊域周咨录·云南百夷篇》中对此也有记述:“境内甚热,四时皆蚕,染五色丝,织土锦充贡。”^[11]一方面说明傣族织造水平不俗,所织物品较为精美;另一方面,傣锦作为重要的民族手工艺产品,在维系整个族群和中原王朝政治关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20世纪50年代,几乎每个傣族家庭都有纺车和织机,各家女性都能织出带有提花、暗花和几何图案的布匹,也会缝制上衣、筒裙、床单、窗帘、桌布等。由于纺织工艺比较复杂,家庭作坊的生产规模有限,因此织出的产品多为自用,少有流通。这一时期,傣锦是傣族服饰和家用织物的装饰品,与日常生活需求紧密相关。

20世纪80年代,西双版纳旅游业迅速发展,当地很多女性凭借突出的织造技艺,以织造傣锦旅游纪念品为生。1994年左右,傣族织锦生产一度成为曼乱典村的主业,60%以上的村民都在织锦。玉儿甩还曾在泼水节期间到景洪市宾馆门口摆摊卖自己织的傣锦(见图2),且专供外国人,销路很好。但后来游客减少,当地傣族织锦的市场逐渐萎缩,村民转为以种植蔬菜和橡胶为主业。



图2 玉儿甩的织锦产品

Fig.2 Brocade products of Yuershui

改革开放以来,边疆地区不断发展,现代生活方式对传统傣族社会产生全面影响,村中年轻一代通过外出求学、务工等方式离开家乡,传统傣锦技艺面临后继无人的局面。2008年,傣锦技艺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玉儿甩成为国家级傣锦技艺传承人。在景洪市文化部门的保护和帮助下,曼乱典村内成立了“傣家民间织锦合作社”和傣锦文化生产研究基地。玉儿甩收了62个徒弟,将传统傣锦技艺的血缘代际传承延伸为师徒相传,甚至可以跨越民族,不论哪个民族的徒弟,只要肯学,她都

愿意传授技艺。如今,傣锦已走出傣乡,销往国内各大城市,甚至远销欧美、泰、日、韩等地。今天的傣锦,成为傣族对外进行民族交流的重要文化载体,女性作为技艺传承者走上了更广阔的文化交流舞台。可以说,傣锦织造的发展史全面呈现出西双版纳傣族社会的变迁历程。

2.2 供奉神圣空间的傣锦

2.2.1 表达积善积福的内心追求 傣族传统社会中,人们衣、食、住、行都较为质朴,不追求大肆享乐,大量精力都用于生产、生计,闲暇时间会去参加宗教的节日和活动。在西双版纳,寨寨有寺庙,户户有经堂,有“三日一小赍,七日一大赍”的宗教习俗^[12],供佛、祈福是当地傣族群众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活动。赍佛时,人们以各类供品供奉佛祖,其中就包含傣锦制成的佛幡。傣锦佛幡是装饰寺庙、经堂必不可少的物件,其与家居服饰中傣锦织物的主要区别在于形制和图案。佛幡分两种,一种悬挂在傣族佛寺之中,傣语称“幌”,一般长约1.5~1.7 m,宽约0.3 m,成对悬挂于佛殿两侧,用于供奉佛祖,表达信徒虔诚敬仰之心和祈求佛祖庇佑之愿,是精神信仰的外化载体。另一种佛幡长约10 m,悬挂在佛寺院内的竹竿上,是超度亡魂升天的“天梯”。这种佛幡的纹样与“幌”相似,常配剪纸或彩纸、彩绸制作的彩亭和宝盖,如果佛幡和竹竿头的装饰为素白色,则是为了追思亡灵。

傣族妇女怀着对神佛的崇敬之心织造敬献供品、装饰寺院的傣锦,将自己的勤劳智慧转化成经纬纵横的“功业”,这对她们而言也是积善积福之举。

2.2.2 寄托吉祥圆满的美好祈愿 纹样能体现一个族群普遍认同的文化信仰,因此傣锦佛幡上的纹样一般都是傣族人心目中的吉祥纹样。常见动物纹样有大象、犀牛、孔雀(见图3);植物纹样为佛教中具有象征意义的“五树六花”,包括菩提树、铁刀木、莲花、文殊兰等;还有佛塔和傣族传统的亭楼等建筑。这些纹样浓缩了整个族群的迁徙史、生存繁衍过程及宗教生活,成为带有神性色彩的符号,构成傣锦纹样中典型的视觉语言。傣族人将这些具有神性、能沟通“俗世”与“圣境”的物象呈现于傣锦上,以求与佛祖神灵对话,表现出个体和族群对俗世生活的美好祈盼。傣族女性在向母亲和长辈学习织锦的过程中,认识了这些具有族群象征意义的纹样,再经过自己的理解、设计进行视觉化呈现。织锦献佛正是傣族女性符合规律性与目的性的审美实践。傣锦作为一种文化载体,广泛运用于傣族

人的世俗生活与神圣空间之中,维系着整个族群的物质生产与精神生活,也是社会交往与文化遗产的媒介。



图 3 菩提双孔雀纹

Fig. 3 Bodhi double peacock pattern

3 傣锦织造中女性审美意识的呈现

傣锦纹样和色彩中运用的视觉语言是傣族女性审美意识的呈现,这种审美意识包括代际相传的对造型的认知理解,也包含不同时代接续式的创新发展,体现出族群文化发展中共性的审美意识。

3.1 重视生命与情感的审美价值观

西双版纳的傣族属傣泐支系,他们居于热带雨林环境中,因此在生产生活中都讲究顺应自然、尊重生命,在服饰上也体现着解放身体、尊重自然的原则。傣族人无论男女,上身均着轻薄透气的紧身袖衫,以适应湿热气候,便于在采集、狩猎、攀爬时活动。此外,受稻作文化影响,傣族女性在下田耕作时,会拉起筒裙的一角系于腰间,这种方便劳作、轻便简约的筒裙造型是在劳动实践中形成的。“合宜”的窄袖衫和筒裙,配以纹样丰富、色彩明艳的傣锦工艺,穿着起来方便、舒适、透气、凉爽。这种服饰审美体现了尊重个体生命、重视人类需求的审美伦理。

西双版纳地区还流传着傣族和哈尼族傣尼人分家的故事。相传过去傣族和哈尼族同属一家,傣族为兄,哈尼族为弟。傣族上衣紧窄,哈尼族上衣宽大,是因为嫂嫂将宽大的一匹布给了弟媳;而弟媳感念嫂嫂恩情,又把长的布匹回赠给嫂嫂,因此傣族穿长筒裙,哈尼族穿短裙^[13]。族系分化的传说反映出傣族与周边民族的友好关系,也体现了傣族在众生平等、谦恭礼让的信仰中形成的爱物惜物、重视睦邻关系的审美价值观。

3.2 合乎形式美感的审美经验

对物象特征的把握以及纱线经纬相交而产生的色彩变化是傣锦织造的关键技术和艺术魅力所在。傣锦图案的排列组合十分讲究对称性和秩序

感,其中八角纹是最常见的纹样(见图 4、图 5),其原形为当地的香料八角,经过视觉要素提炼,最终形成由 8 个大小相等、围绕中点的菱形组成的纹样,再以四方连续的构图方式呈现出均衡、规整、对称的形式美感(见图 6),具有稳定之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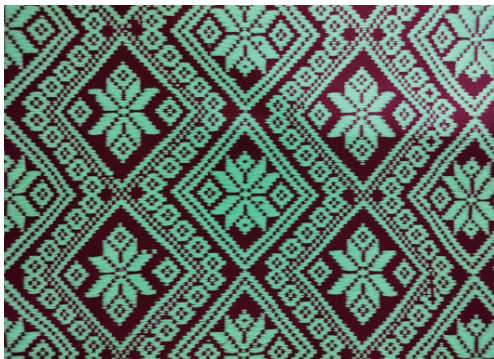


图 4 西双版纳“八角纹”织锦(双色)

Fig. 4 "Octagon pattern" brocade in Xishuangbanna (two colors)



图 5 西双版纳“八角纹”织锦(三色)

Fig. 5 "Octagon pattern" brocade in Xishuangbanna (three colors)



图 6 四方连续的傣锦纹样

Fig. 6 Square continuous patterns of Dai brocade

就色彩运用而言,傣族的不同支系各有偏好,西双版纳傣锦色彩鲜艳,但用色稳重不花哨,一般是在纯色底上以提花织造出主题纹样,色彩搭配讲究对比和谐(见图 7)。傣锦的构图注重创意组合,图案规律稳定。从创作者与作品相互关系的角度审视,规律稳定的构图体现了当地女性对安逸生活的追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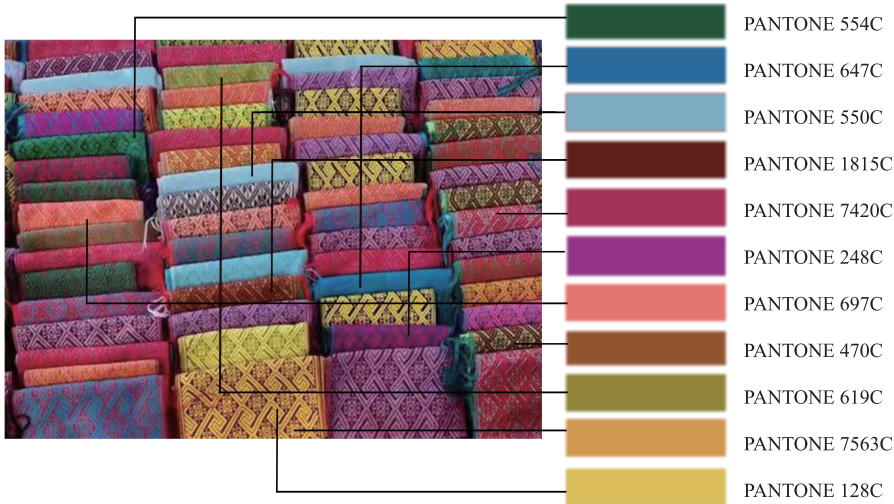


图7 当代傣族织锦产品

Fig.7 Modern Dai brocade products

3.3 蕴含生活意趣的审美实践

纹样作为一种视觉符号,反映傣族群体性的传统审美认知,形成傣族具有标志性、识别度的文化事象。文化人类学家格尔茨强调,文化“表示的是从历史上留下来的存在于符号中的意义模式,是以符号形式表达的前后相袭的概念系统,人们借此交流对生命的认知,传承对生命的态度。”^[14] 傣族女性从对世界和生命的感知体验中提炼出各种抽象或具象的纹样,形成较为稳定的审美观念。傣族先民对孕育族群的山川万物心怀感念和崇拜,祈求自然中的未知力量可以保佑自己,以满足生存繁衍之需求。因此,傣锦中源于自然生命的物象类纹样居多。

图8为傣锦上的多种纹样。图8的长织锦中包含傣族男性牵马、女性喂鸡等富含生活气息的纹样,还有竹楼、塔、豹子、豺狼、孔雀、水井等,展现了悠然自得的生活场景。傣族女子除了擅长几何形纹饰的变形设计,还善于将动物、植物、人、神形象进行组合,创作出现实中并不存在的神性物象,这些从具象中来又抽取剥离为意象表达的符号,充满浓厚的浪漫主义气息。

近年来,在西双版纳的民族节庆活动中,仍常可以看到傣族女性随身携带筒帕(见图9)。筒帕是傣族的挎包,过去男女老少都用,属于傣族群众的生活必需品,人们上街赶摆都挎着,传统社会中,男女青年还以此作为表达爱意的信物。筒帕的大小和造型较为固定,但织锦装饰的图案、色彩却各不相同,表现出非常多元化的审美个性(见图10)。常见的织锦纹样有孔雀纹、象脚纹、驮象纹、蝴蝶纹等传统民族图案,也有各种抽象几何纹样,还有“吉”“寿”“喜”等文字或佛教的吉祥符号等。筒帕作为

随身携带之物,除具有挎包的功能性之外,还充分展现了傣族女性对生活意趣的追求。



图8 傣锦上的多种纹样

Fig.8 Various patterns on Dai brocade



图9 当代傣族妇女的筒帕

Fig.9 Contemporary Dai women's satchel



图 10 集市上各色的傣族织锦筒帕

Fig. 10 Dai brocade satchels at the market

4 结 语

傣锦织造技艺充分展现了西双版纳傣族的历史文化特征,在宗教信仰的影响下,傣族男女平等、两性分工合作的社会意识在织锦的家庭传承过程中得到充分体现。傣锦作为文化载体,在族群的生产生活、宗教活动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它既是生活资料,又是精神财富。傣锦织造以女性为主体,通过学习、创作、共享和传承,呈现傣族女性的独特审美意识,并从物质文化、精神意识层面实现了族群内部的文化认同,维系起族群内部的社会关系,实现了族群文化的统一。

参考文献:

- [1] 汪宁生. 晋宁石寨山青铜器图像所见古代民族考[J]. 考古学报, 1979(4): 423-439.
- WANG Ningsheng. Ancient tribes in Yunnan as represented on bronzes unearthed at Shizhaishan in Jinning County[J]. Acta Archaeologica Sinica, 1979(4): 423-439. (in Chinese)

- [2] 范晔. 后汉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
- [3] 高乐. 云南傣族织锦纹样与织造工艺研究[D]. 无锡: 江南大学, 2012.
- [4] 李京. 云南史料丛刊: 第3卷: 云南志略[M].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1.
- [5] 钱古训. 百夷传校注[M]. 江应梁, 校注.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0.
- [6] 曹成章. 傣族社会研究[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8.
- [7] 张放. 性别与体育——西双版纳傣族传统体育活动中性别参与的社会学分析[D]. 重庆: 西南大学, 2014.
- [8] 吴秘. 西双版纳傣族传统女性观的伦理研究[D]. 昆明: 云南大学, 2019.
- [9] 李伯重. 从“夫妇并作”到“男耕女织”——明清江南农家妇女劳动问题探讨之一[J]. 中国经济史研究, 1996(3): 99-107.
- LI Bozhong. From "couples working together" to "men plowing and women weaving"—one of the labor problems of Jiangnan peasant women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J]. Researches i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1996(3): 99-107. (in Chinese)
- [10] 李何林. 傣族织锦[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4, 1(2): 95.
- LI Helin. Dai brocade [J]. Journal of Yunnan Minzu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1984, 1(2): 95. (in Chinese)
- [11] 陈婧. 云南傣族织锦图案艺术研究[D]. 昆明: 昆明理工大学, 2009.
- [12] 郑珩. 西双版纳与德宏傣锦比较研究[D]. 重庆: 重庆师范大学, 2021.
- [13] 胡晓. 傣族传统服饰的伦理意蕴[D]. 昆明: 云南大学, 2021.
- [14] 克利福德·格尔茨. 文化的解释[M]. 韩莉,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8. (责任编辑: 沈天琦)